

CHINA IS FIGHTING FOR  
LIBERTY AND PEACE



# 戰時知識

二期一十卷二

版出日九廿月一十年八廿國民

編輯人 馮素陶  
 發行人 徐繩祖  
 訂閱全年一元五分  
 本期刊零售五分  
 編輯發行所：  
 昆明華山南路戰時知識社

本刊已呈請登記

## 要目

- 擁護國民參政會實施憲政的決案
- 歐戰的重心及其前途演變
- 王禮錫先生
- 法幣跌價中的我國國際收支
- 繪戲劇的欣賞
- 一個暑假回鄉工作的報告
- 九一八在鐵南
- 歐戰止學(下)

中國書局



# 歐戰的重心點及其前途演變

素 陶

這一次歐洲戰爭的發動，自九月初德軍進攻波蘭到現在，已兩個多月，這兩個多月的戰局變化給予世人的觀感是多方面的。有的說變得太快，有的又似乎很慢。有的從這個角度看，有的從那個角度看。

波蘭自開戰到覆滅，僅時不過半月，潰滅得如此之速是也頗使世人吃驚的；當時不曾吃驚的恐怕只有張伯倫和達拉第。

波蘭雖然已經潰滅了兩個月，歐洲的紛糾却正在方興未艾。歐戰導火線的國家之覆滅，並不能使歐戰糾紛見分曉，可知波蘭問題不是歐洲問題的正重心點。

德波戰事結束後，德國向英法提出和平的要求，英法雖然仍以波蘭被佔為拒絕的理由，這個拒絕或者出自英法的本心，或者畢竟祇是一個姿勢；或者在進行一個新問題的醞釀，或者只是為了讓價的便利，其重心皆在英法自身利益，而不在于波蘭。

德波戰事未曾爆發前，希特拉向波蘭提出的要求是但澤和走廊，如果英法是以無私地要為波蘭的利益或歐洲的和平作護法，則在當時實現這個目的辦法亦不少。在波蘭爆發之前，他們如能與蘇聯開誠締結互助協定，這個協定將是維持歐洲和平最有效的基礎，在當時至少足以制約希特拉東進的野心，此其一；在戰事爆發之後，英法如能認真出兵西線，給德軍以有力的牽制，波蘭主力不致如此迅速崩潰，德波戰事可以延長相當數日，波蘭很可以在戰事延緩未深入的餘地改變作風取得較好的

抗戰環境。此其二；英法既不能約制希特拉東進野心於戰事爆發之前，又不能實力支持波蘭抗戰於戰事爆發之後，那末在戰事發生，將發未發，波蘭有若干考慮條件之際，英法如不以那樣十分堅強十分慷慨的態度向波蘭一再提供保證，德軍波軍談判的結果不能使波蘭免於崩潰的損失，然而究竟不至使波蘭半月之間便潰滅，究竟不至使這場紛糾的範圍擴得如此大，猶不失為企圖縮小戰爭範圍的良策，其意雖下，在當時實足以暫時縮小戰爭範圍的，此其三。

張伯倫和達拉第在他們維護和平制敵降落的旗幟下地開這此可走的途徑而不走，一一雙眼閉着波蘭在希特拉魔爪之下呻吟而逝，一一雙眼閉着戰爭的範圍擴大，我，能說張伯倫達拉第之不是飯桶傻瓜麼？

他們一點也不是飯桶，一點也不是傻瓜。他們是資本主義世界中，過于謹慎的老謀士，他們的深謀遠算豈在希特拉之下。

自德波戰事發生以來，從奧地利到捷克二十萬平方公里的地面，兩個不算很小的國家，相繼在英法的縱容下，給希特拉兵不血刃地併吞了，如果僅以出賣朋友論英法，那也還罷了英法，也還視了奧捷淪亡的悲劇，那豈從從深一層看，是希特勒的帝國主義戰爭為反蘇聯戰爭的最精華的一着棋。由奧捷淪亡到德蘇協定的前夜，在這一串事實演變的過程中，表演得最有聲色的是希特拉，而獲得最

大成功的是張伯倫：希特拉在這一串演變中所得自己小小的利益，而張伯倫除了照應到自己利益外還照應到了整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他拿這個敵人的力量去對付那個敵人，他欺騙敵人的力量轉移了去對付階級敵人，這是張伯倫的辛辣處。這可了解英法為什麼要促成德波戰爭，和德波戰事打起來後為什麼又束手送德軍向市的深入。

希特拉這是一枚可怕的榴彈，這枚榴彈如果老在自己的身邊是危險不過的，精明的張伯倫先生一手把它拾起來遠遠地望莫斯科的一下扔了去，這枚榴彈不偏不遠正落在莫斯科的和平區，這枚榴彈彈了回來又不偏不遠正落在張伯倫達拉第兩位的自己身上，這便出乎張伯倫的意料之外。扔出去的榴彈不落，別人身邊而落在自己的身邊，這自然是一件十分奇突的事情，無怪乎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立後世人目瞪口呆，而議論紛紛了。

今日歐洲的命運是懸在帝國主義戰爭（資本主義自身的矛盾）與反蘇聯戰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兩軸交橫的十字架之間，這兩條軸的傾斜度是搖動不定，所以戰爭的重心點也搖動不定，在德蘇協定成立前，戰爭的正重心點偏向于反蘇，即前所謂英法企圖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歐戰」；在德蘇協定成立後，這重心點又向帝國主義戰爭的方向傾斜過。這個重心點此是否逐漸走到帝國主義戰爭的極端而中途轉向也還難說，在當前，對蘇戰爭的條件在表面上雖然已減弱，但在地下却伸長了一條更深更大的根——就是德蘇勢力的正面

今日歐洲的命運是懸在帝國主義戰爭（資本主義自身的矛盾）與反蘇聯戰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兩軸交橫的十字架之間，這兩條軸的傾斜度是搖動不定，所以戰爭的重心點也搖動不定，在德蘇協定成立前，戰爭的正重心點偏向于反蘇，即前所謂英法企圖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歐戰」；在德蘇協定成立後，這重心點又向帝國主義戰爭的方向傾斜過。這個重心點此是否逐漸走到帝國主義戰爭的極端而中途轉向也還難說，在當前，對蘇戰爭的條件在表面上雖然已減弱，但在地下却伸長了一條更深更大的根——就是德蘇勢力的正面

今日歐洲的命運是懸在帝國主義戰爭（資本主義自身的矛盾）與反蘇聯戰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兩軸交橫的十字架之間，這兩條軸的傾斜度是搖動不定，所以戰爭的重心點也搖動不定，在德蘇協定成立前，戰爭的正重心點偏向于反蘇，即前所謂英法企圖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歐戰」；在德蘇協定成立後，這重心點又向帝國主義戰爭的方向傾斜過。這個重心點此是否逐漸走到帝國主義戰爭的極端而中途轉向也還難說，在當前，對蘇戰爭的條件在表面上雖然已減弱，但在地下却伸長了一條更深更大的根——就是德蘇勢力的正面

今日歐洲的命運是懸在帝國主義戰爭（資本主義自身的矛盾）與反蘇聯戰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兩軸交橫的十字架之間，這兩條軸的傾斜度是搖動不定，所以戰爭的重心點也搖動不定，在德蘇協定成立前，戰爭的正重心點偏向于反蘇，即前所謂英法企圖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歐戰」；在德蘇協定成立後，這重心點又向帝國主義戰爭的方向傾斜過。這個重心點此是否逐漸走到帝國主義戰爭的極端而中途轉向也還難說，在當前，對蘇戰爭的條件在表面上雖然已減弱，但在地下却伸長了一條更深更大的根——就是德蘇勢力的正面

接觸。只有蘇聯在西北俄國斯西烏克及波羅的海  
 邊防，便可推知端倪；又看歐西局勢的密雲不  
 雨，亦似有所期待。總之，各方面都似不能打，  
 又不能不打的麻煩中較難計，歐局前途的演變還有

多方面的可能因素，我們此時所據為推論者乃是  
 各方力量的對比與推移，假如蘇俄兩國保守絕對的  
 中立，而英法在巴爾幹半島的佈置又有很好的進展  
 ，美國在太平洋上也給地以更有力量聲援，則美

法是要用強硬的態度脅迫德國的，假如不能增  
 強對抗的條件，也會中途屈服妥協，那妥協的局面  
 或者是在當時的和平，或者接着就是另一個變化的戰  
 爭——英法驅策德國，再度向東進軍。

# 王禮錫先生

朱伯康

換身長征氣雄，先逝去俊才空，  
 何當掃蕩倭兵，千仞孤衣一哭公！

慷慨昂揚將一軍，詩文千里壯同軍，  
 遙知河嶽英雄在，風雨年年護劍門。

王禮錫先生逝世了，他忽然因積勞成疾，死在  
 戰地訪問途中了，王先生的死，死在抗戰的神聖  
 事業上，求仁得仁，死固無憾。但是像他這樣有為  
 的人才，回國不到一年，對祖國的貢獻正期待他今  
 後的努力，忽然以黃胆病竟於八月二十一日死於洛  
 陽，位才天壽，終古長埋，這無論在友人間或社會  
 間，總是十分哀痛。作者與王先生素履知交，  
 對王先生的逝世，無話可說，上面的兩首詩也不能  
 表達情感於萬一，只是心頭覺得沉重，寫幾句，  
 用寫紀念吧。

王禮錫先生是現任的國立法委員 作家訪  
 問團的團長，原籍江西吉安。祖父以清溪秋介  
 聞於時，家甚富，一鄉為大族。禮錫先生少而孤  
 十歲喪父，母守節撫養，督教甚嚴。母能詩，禮錫  
 甚好，禮錫先生十一歲即能詩，詞古文亦寫得好，  
 大半皆由母教。他少時即以詩文畫聲譽，但家中  
 資產並不充裕，他的讀書求學，由於自己奮鬥者居

多。他在求學期間，除親友幫忙外，皆出於自己的  
 勤勞，他在中學讀書時，便一面在中學教書，在大  
 學讀書時，亦同樣的在中學教書，刻苦用功，成績  
 均比他人為好，為朋輩所推重。他常常以麵包薯  
 度日，均毫不介意，經濟生活的好壞，他都不顧之度  
 外。在中學教書時，多方鼓勵學生用功，提倡組織  
 讀書會。民國十二年即在吉安提倡青年運動，十二  
 年或後組織國民黨，十六年正式任為國民黨江西  
 省黨部委員兼青年部長。粵漢分裂，走到南京，在  
 南京任中央黨部農工部秘書，及內務部秘書。  
 十七年在上海編輯中央日報，同時還在暨南大學講  
 學。十八年任上海神州國光社編輯，並主編讀書  
 雜誌，發動中國社會史論戰，集合各心理學，提供  
 了許多寶貴的材料。在此期間，他曾和夫人陸鼎滢  
 在日本住過一些時期，潛心讀書寫文。上海一二八  
 戰爭期間，他出入火線，參加戰地服務，寫了一本  
 戰時日記，在神州國光社出版。一二八戰爭結束後  
 ，由滬遷居南京的名義，派赴英法研究。此後並  
 生活，除到過福州一次外，均居住在倫敦，計有八  
 年之久。他除研究寫作外，並致力於反侵略  
 運動，及國民外交上種種活動，往來於倫敦巴黎莫  
 斯科日內瓦柏林之間，學考勤勞。如人知道他的，

都敬佩他的精力與才幹。  
 禮錫先生的口長與過人之處，就是在於他的刻  
 苦用功，認真做人，永遠不間斷的奮鬥。無論  
 在什麼地方，無論做什麼事，讀書生活總是刻刻不  
 離，苦學沉思，努力不懈。他在思想上的發展，亦  
 是由於苦索而得。他中國哲學有根底，思想  
 則不為哲學所束縛，他於書無所不閱，故他的思想  
 由中國哲學中全部參透出來，走上現代科學的  
 道，對中國問題有深刻的觀察。他觀察問題時，  
 總是要找根據，既要有系，又要清晰明確。  
 因此，詳他的文章與詩，都為所愛讀。  
 他其實是一個感，熱烈的人，豪情奔放，寫得  
 一手好詩。曾神州國光社刊行一部詩集名市書草  
 ，尚有一部玻璃箱目的詩稿，大都錄自海外所作詩  
 ，尚未刊行。他的態度誠懇，待人真摯，他為中華  
 民族自由解放事業及為中國人民的幸福而奮鬥的忠  
 誠是無人，會懷疑的。他愛好藝術，他重視科學，  
 他尊重他人的意見，他愛惜自己的時間。他與人交  
 往，一種和藹而溫和的風度，使人望而生敬。他  
 永遠是年青，精神思想到一年一年的年青起來。他  
 實在是一個很好很可愛的中國人的典型，帶有歐洲  
 式英國紳士風度的最好中國人的典型。

他居倫敦，廣交遊，英、朝野人士許多和他來往，談談笑笑，或相隔一在應亦上與談吐間，總是令他們欽佩，並認為他是一個有英國紳士風度學中國學者大學教授。他每到大批博物館的開覽會去，往往只帶幾個辨士（英銀）備備來回路費，中餐只吃開水麵包，有時竟忘帶錢，沒有路費返家，他絕不吝嗇，他吃喝的都是資本，明明，科學，工業，對於實際生活並不留心，頭髮往往二四個月不剪，讓他長了，而穿的領子相持。他開大而敦厚的臉面，魁梧的身軀，戴一雙特大的眼鏡，說話又是那麼和善而有風趣，內容豐富多含仰而又

深刻。編譯來說，他的確使人覺得可愛而他在海外寫了許多文章，譯了幾本書，完成了一才華文著作名曰『今日之中國』（China-today）。他的文章散在國內報章雜誌甚多，許多很有價值，可當中材料，希望有人替他搜集起來，彙印成冊，公諸社會。

總之，今日不幸，錫先生突然長逝，其陣陣營中失了一支生力軍，中華民族失了一個堅強的鬥士，世界反侵略陣線中失了一個有聲的奔走呼號者，無論誰都不諱，一論中國人與外國人，聞之莫不感痛惜，中國古書中常常說：『天消無親。愛鄰善人』然則錫先生，終歸善終，所謂天道者，是耶？非耶？實其感焉！數月以前，有向仲衣先生在東粵獨車而逝，今又有錫先生病歿濟陽，兩先生均為中華民族之善舉，抗戰陣營中之人才，民族解放之鬥士。這種損失，無法彌補。抗戰陣線已存望，而未來艱危正多，對於錫先生這般人才的早死，實有無限說不出的哀悼。昔人云：『從來名士如名將，不使人門見白頭。』善人不壽，其私，錫先生千古！

一九三九 九月四日昆明。

# 法幣跌價中的我國國際收支

鄭森禹

國際收支的顛逆，這對於一國的財政經濟的關係是非常重大的。平時如此，戰時更其如此。

戰時我國國際收支的內容怎樣，及其可能發展的前途，這是值得我們作一扼要的考察和檢討的，特別是在當前法幣跌價之際，國際收支問題更引起人們的關切。

國際收支的範圍，除一般貿易外，自須包括貿易外的收支，如國外僑民匯款，國際借貸，國際旅行居住消費，航運收支等等。在我國，準備的匯款或匯信或少國際收支上重要的地位；同時，國際對華或多或少貸款，至少在某一時期（即在沒有償還之前），其給與我國國際收支以的不平衡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所以討論我國國際收支問題的時候還必須注意到這些匯款、匯信、匯收。

不過，商口貿易在國際收支上佔着最重要的地位，其決定作用却終無由抹殺。因此，在這裏我們就序先從貿易談起。

戰時我國國際貿易，顯然不能以平時的眼光來對之。因為事一非常，是，作戰的戰場在我國，而沿各重要貿易口岸，則已陸續被敵所佔據，所以在總的貿易數字中，我們應該有所區別。

先就去年（二十七年）而言，全年輸入貿易總額為十六萬四千九百萬元，內輸入額八萬八千六百萬元，輸出額七萬六千三百萬元，入超一萬二千三百萬元。之二十六年，輸出入都萎縮，而入超則增加八百餘萬元（二十六年輸入額九萬五千三百萬元，輸出額八萬三千八百萬元，入超一萬一千五百萬元）。其次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國輸出入貿易總

額為九萬一千一百萬元，比去年同期的六萬一千九百萬元，增大二萬九千二百萬元，內輸入五萬六千八百萬元，比去年（三萬七千一百萬元）增一萬九千七百萬元，輸出三萬四千三百萬元，比去年（二萬四千八百萬元）增九千五百萬元，然而同時，入超也比去年增大了，計本年一月至五月為二萬一千九百萬元，比去年同期的一萬二千三百萬元，增大九千二百萬元。

入超的激增是值得憂慮的，不過，上述一般數字却不能表現我國國際貿易實際情形，有待于進一步的分析。

首先應該注意的，前面一數字除總額外是包括我國內部，論陸區和非淪陷區都在內。據海關稅務司發表我國戰時貿易可用兩個部份來觀察，一中國政府控制之各埠（即日本佔領下之各埠），

或作「自由之中國」和「被佔領之中國」兩部份。根據逐月核算的結果，「自由」之部，去年平均每月出超達二十四萬鎊，全年二百八十八萬鎊；及之「被佔領」之部，平均每月入超在年初約四萬餘鎊，年底（廣州武漢失陷後）約一十九萬餘鎊。同樣，今年一月至五月的情形，「自由之部」的輸入約六千萬元，輸出二萬萬元，出超四千萬餘元，「被佔領」之部的輸入約五萬一千萬元，輸出二萬四千餘萬元，入超二萬六千萬元。

這裏很明白的，仍在中國政府控制下的區域，是出超，被敵人佔領下的區域，才是入超。淪陷區受敵人控制，輸入品和大部分是敵貨，敵貨主要是在強迫之下，通過日圓和偽幣而行銷，所以實際上敵人直接所得的多是它自己的日圓偽幣，我國並沒有正常付外匯，這就好的方面看，我國的財政收支並不會受到多大的打擊，相反的，在我國政府控制下區域的貿易的進出和出超，正是表現着我國國際收支的順調。去年分海關貿易數字告訴我們迄今仍在我控制下的關口及當時尚未失陷的關口，輸出入總額多有增進，譬如九龍關從前年的九千九百三十餘萬元，去年增至一萬七千四百四十餘萬元，汕頭關從六千九百八十餘萬元增至一萬四千四百餘萬元，拱北關從七百七十餘萬元增至一千零七十餘萬元，廣州關從一萬零九百餘萬元增至一萬七千四百五十餘萬元，雷州關從二百七十餘萬元增至九百五十餘萬元，漳州關從七百七十餘萬元增至七百九十餘萬元，北海關從二百七十餘萬元增至二百餘萬元，蒙自關從四千三百八十餘萬元增至五千二百餘萬元，騰越關從四百七十餘萬元增至五百八十餘萬元，龍州關從四百七十餘萬元增至五百八十餘萬元，三都澳關從一百八十餘萬元增至二百七十餘萬元，三部澳關從一百八十餘萬元增至二百七十餘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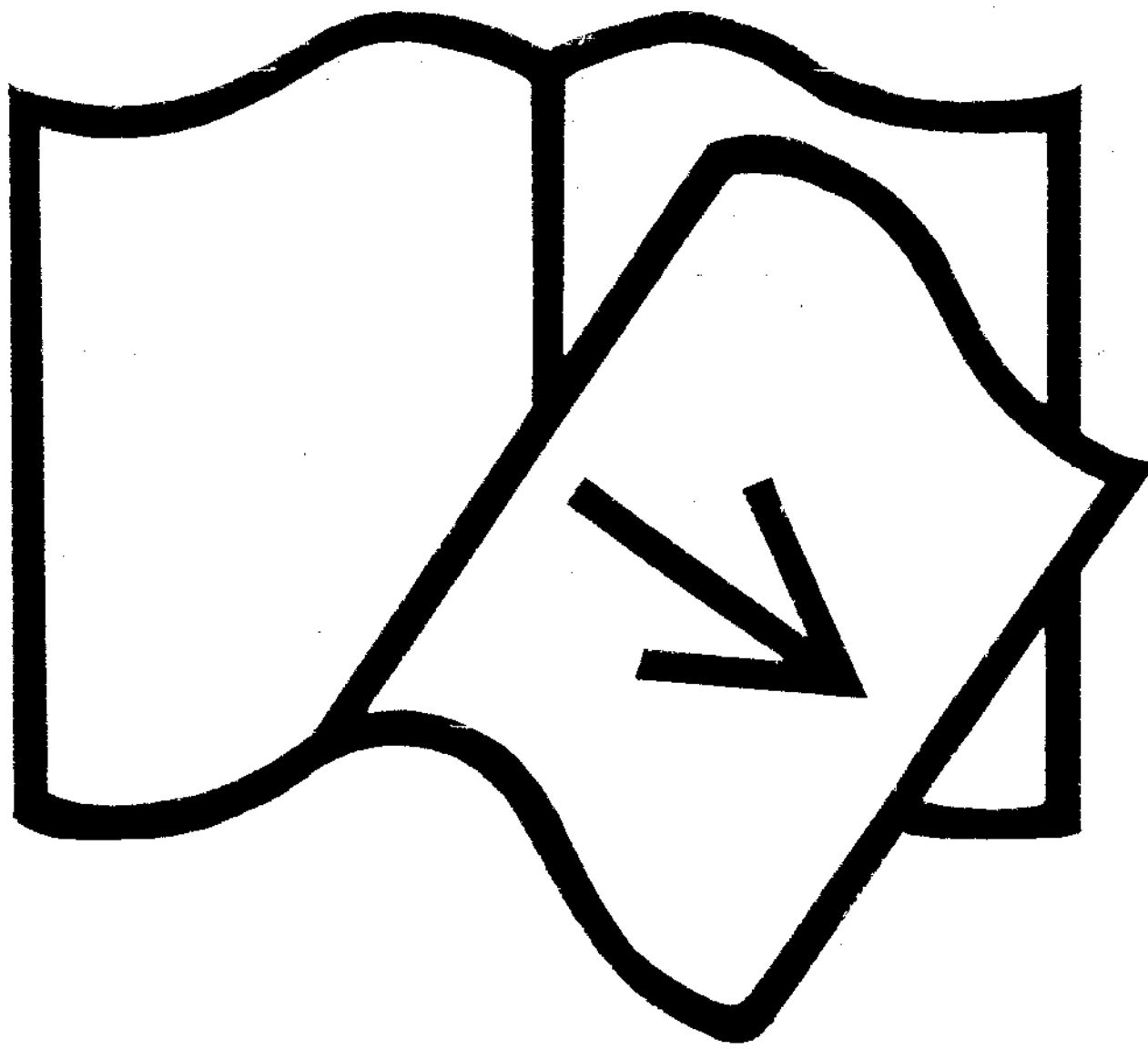
至三十二萬餘元，廣州關從二百三十八萬元增至八十六萬，實收關稅從二百五十五萬元增至五百九十八萬，只有廈門福州，江門，三水，梧州，龍口思茅等關有例外，略有減退。（以上統計見本年二月二日《海關報》）。

大多數仍在我控制下關口貿易的增進，特別是西南各關貨運的旺盛，說明了我國主要海口，被敵圍，但國際通商並未完全杜塞，貿易中心，以安全內移，同時這又說明了戰時我內地和邊區有份的經濟發展，礦土產輸出的增進，不但對平衡國際收支有利裨益，並能與內地建設，以有利條件，幫助農村景氣日向上。關稅，在我貿易委員會（於二十六年十月成立，原名貿易調整委員會，受軍事委員會管轄，後於一十七年二月改組，稱為貿易委員會，改隸財政部）調整之下，戰時，國土貨出口，（重要為茶葉，桐油，礦砂，生絲，藥材，豬鬃，皮革等）不但沒有停滯，且在積極開發中。如以茶葉輸出總量約達九千一百七十六萬七千磅，此之二十六年的八千九百二十三萬四千磅，二十五年的八千二百九十九萬八千磅，都有增加；而今年一月至四月僅輸出香港出口的葉茶，也達二千一百八十萬一千磅，值港幣九百六十二萬一千元。又就桐油而言，去年輸出總額，雖因邊區會計統計數字，但知道領事由香港一地出口的，約值港幣三千二百三十二萬七千餘元，比之前年的二千九百二十一萬七千餘元，增加很多，比如依無市場折戶國幣，增加率更大，這也足以證明桐油輸出的順調。茶葉桐油是這樣，其他同樣各有相當進步。據以易安口實表，去年免稅出口的主要土貨二十三種（桐油類，茶葉類，皮革類，藥類，蛋類，礦物類，藥材類，

五倍子，羊毛類，蠶絲類，草帽類，銅鑼類，亭麻類，腸衣類，棉類，花生類，芝麻類，煙草類，木材類，竹類，杏仁類，羽毛類，皮貨類）共值五萬五千七百九十萬零三千六百九十五元，佔總輸出的百分之七三·一五。我們雖然沒有完整的工業品在世界市場上推銷，但我們就缺點中利用優點，把我們現存的土產去換取外國，去換取軍用品，在戰時，無疑地是于我有利的。

自然，從整個貿易看起來，反而值得我們警惕和改進的地方不是沒有。最主要的是敵人的經濟陰謀。前面所說論敵人絕大部分是敵貨，並不容易直接拿到外匯法幣，從而奪取外匯，故又往往去我國的貨物，或作自己應用，或拉往他國，而獲取外匯，這些，都不僅是我淪陷區的遭難，也影響到我國戰時經濟；尤其山法法奪取外匯，更為毒辣。幸我二敵人的經濟進攻，已採取積極的反抗手段；華北對敵經濟反封鎖，早已取得相當效果，乃益人皆知，華中一帶取此也在短兵相接中；同時我國不難於法幣黑市場，決不是敵人所謂傳的一「外匯空虛」，實在對敵「奪取外匯」陰謀的一種有力的打擊。這點，家應該認識清楚的。

其次，事實說，連購買軍用品在內，連被敵人所奪取去的外匯在內，我國國際貿易其支出超過收入，當然也毋庸否認，而必須設法彌補。不過，這一點，政府確在積極調整中，所以只要我們日益改進，就不用對憂慮。最近我政府當局對於不必要的輸入，已加以進一步的限制。本年七月二日財政部正式宣佈，關於非必需品，奢侈品，如什錦，洋燭，海產，雜貨，化妝品，裝飾品，玩具，樂器，



時，從未聽過片酬。三時十分中文區長傳令進行，這批壯壯的人，始由河口沿河流出，放了一大段丈數流，浩浩蕩蕩，滔滔滾滾的在街上流動起來。「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相注精神，新樂新！不要臉：！」呼聲奔放，震破耳鼓。不斷的吶喊，怒吼，歌聲，：：：每一個人的心底裏喊出。在這偏僻狹小的山城裏，有這樣兇湧的壯舉，真令人樂觀呵！遊行畢。各以分別宣傳，講演，歌詠。全城男女老少，人山人海，一羣羣的圍攔木聽講，這裏說日本人殘暴，那點在講日本快要滅亡，中國已快復興，真把老百姓刺激得不由自己的歡呼打倒日

# 運河北岸 (下)

李喬

(一)

是在陣線移到了萬玉山脚後，：：：：：  
戰爭在白天，就像一個抽了一夜鴉片的人，到天亮時，疲倦得便睡去了似的。弟兄們一個個緊伏在戰壕兩旁的土窠坑裏熬煎着，有的，在拾着一隻煙筒，嗚嗚的吸着煙，若沒有那嗚嗚不時的轟隆隆的在響着，這簡直就像在一個風景明媚的郊外似的。

萬玉山那末富有靈性的橫躺在碧綠的田野裏，運河柔媚的蜿蜒着，繞着萬玉山脚流去：：：：

天青青的，太陽火辣辣的照着，伏在那狹小的隱蔽坑裏，就好像給蒸在蒸籠裏似的。張得勝難過的吁了一口氣，從隱蔽坑裏爬了出來，挺直了瘦痛的腰桿，而伏在隱蔽坑內的人叫了一聲：「走！洗澡去！」

本，尤其是附小一個不到七歲的孩子。被人家抱上講台講演，更使觀眾感奮，吸引聽者，他這樣說着：「可惜我太小了，假使我有你這樣大，我非殺日本不可。」這些宣傳員，直到陰雨四布，五點鐘前後，才各帶嘶啞的喉嚨，抹着汗水回校。  
是晚聯中同學在民衆教育會表，話劇，觀衆空前踴躍，強在微雨飄搖中，無怪可坐之場合下，仍擠滿了全場的人；七時半開幕，這場渴盼之呼聲驟停。劇立於音樂隊奏樂。以開新劇：先是男女合唱流亡三部曲。聲音高低緩急，悲憤合度。次表演復活(暗劇)全場高潮，喝采不已。當中日

軍官屠殺民衆慘狀，更令人髮指，及游擊隊上，擊斃日本軍官，預升國旗之際，場中掌聲雷動，大快觀衆心懷。因而表演放下你的鞭子，血債，均能激發羣衆愛國仇敵之心大有憤而挺起，衝鋒上前之概。至十時半始散。十九日縣中亦將繼續演劇以資宣傳云。  
幸運的祖國呵！生殉祖國呵！這種愛國仇敵的勝舉，你是你光明的先兆，更生與復興的楔子。總案來，這一角落裏，有這麼奔放的激流，怎容中華民族不復興？長期抗戰不勝利呢！  
一九三九·一九一八于鎮中縣戲樓

「走！」伏在河的人叫了一聲，便一齊爬了出來。

「班長，我們洗澡去！」  
「你們不能去那，多的！」王班長爬出洞來制止着：「只能去四五個人！」

「我們有好幾天沒洗澡了，班長！」  
「連師長也沒有洗澡，莫說是你！」  
結果，只有四五個人隨着張得勝走去了。

這時，運河裏正有些一人脫得赤條條的，歡快的在洗澡。

到少運河邊，張得勝先脫了衣裳跳去了，接着是小劉，老古宗：：：：

水高高的被拍起了一朵一朵的花，曬着陽光，顯得非常潔白，刺眼：：：：：  
水被激起了起伏不平的一些水浪向兩岸激盪開

去。嘩嘩聲，說話聲，熱鬧的響盪在水面上，向着遠處傳送開去。

老古宗是在金沙江裏游泳過的，他那爛熟的水性在這并不十分寬，也並不如何深的運河裏，他是感到有些抱憾，不能施展他的本領的。但他那做過活潑的動作，已使人稱揚了。

「呵，老古宗，着不出你那笨樣子，還會過末像一條魚似的！」  
「哈哈：：：：：：張得勝張着一張大嘴

「我和你比一比！」小劉向老古宗叫着：「我

們一直游過去！」

「好，游過去！」  
老古宗伸長了兩隻大手，一甩一甩的向前面抓，和小劉放過去了。還沒有到河的中央，小劉已



「離老古旨，離得觀遠的了。」

「趕快來吧——老古宗回過頭向小劉叫了一聲，便又迅速的向看對岸游去。」

「哈哈……：小劉，你真是小半才吃草，便要學大半廚屎了！」

站在河邊的人，拍着手，向正在河中掙扎的小劉調笑着。

老古宗游到了對岸了，忽然，一隻敵人的重轟炸機嗚嗚的響着驚人的聲音飛了過來，水裏的人忙把身子藏在水裏，只露出一個頭在水面上呼吸着。

站在岸上的人聽到對岸了，但那隻重轟炸機好像已發了什麼似的，在頭頂上繞了一個圈子，便非低下來了，連擲下幾個炸彈，但都擲到水裏去了，一個也沒有爆炸，只有那水被拍起得高高的，水珠向四面飛濺着。

那隻重轟炸機繞了一個圈子，第二次又降低下來了：——噠噠噠噠……

放了一探機槍，忽然又昇高起來，貪婪的在天空裏打着圈子。

大地上靜靜的，一個人影也看不到，只有那旺盛的麥苗在給風搖擺着。

飛機盤了一會，驕傲的伊揚長飛去了。把頭探到水面上，一點不動的，這時，便活轉來了：

「操他媽的，真狼心——連丟了五個炸彈……」

「可是，他並沒把老古宗們的鷄巴炸斷——」

「呵，給他炸死了的魚了！張得勝發見水面上飄着幾個大魚時，便忙向着那飄着魚的地方游了過去。」

「呵，多魚，多魚——」  
人向着那飄着魚的地方爭着游去……  
噱笑聲又飄在水面上……

特別來得遲的伙伙，挑着一頓有魚飯，一拐一拐的走來了。這伙伙子餓得非同尋常的弟兄們不禁對他有些不滿意。

「你怎麼今天來得這樣遲？」王班長問着他問着。

「遲？那頭上裹着一根油布的汗巾，穿着一套不大整齊的灰布軍衣的伙伙，頭戴着一個紫黑的麻臉：『報告你：班長，我今天幾乎被日本鬼子殺死了——』

「你怎麼會給日本鬼子殺死？」王班長奇怪的問着他。

那麻臉的伙伙一話不說的把担子放下，讓着菜人蹲在地上吃着飯後，他站在旁邊望着那：狼吞虎咽的吃着飯的人：『你們想想，我在後方怎麼會給日本鬼子殺死？呵，是我把路走寬了，我沒顧來給你們，竟會送到運河邊去！我忘記了特務長告我訴的話了……我低着頭只顧走着走着。忽然，藏在一個樹下的一仙放哨的東北兵，大聲叫住我，問我到那裏去？我告訴他：我是送飯的，他便揮着手，叫我趕快挑向後轉，這裏是日本兵的防地。我看了那那個東北兵，便趕忙挑着向後轉……呵，你們想想，危險不危險？」

「有什麼危險的？」王班長咽了一口飯，笑着向他說：『你到日本軍隊裏就做他們的伙伙好了！』

「我怎麼能當鬼子的伙伙的，班長？」那伙伙

着急的說。

「有什麼不能當的，你不當，人家就要你的命！」王金魁也向他取笑着。

「我情願給他們要了我的命。」我不當他們的伙伙！那伙伙氣沖沖的向着王金魁：『我不是那種怕死的人的——』

「不錯，老魯——那得勝聽起了伙伙向那伙伙笑着：『中國人個個像你，那裏還有真好？』

那魯紅着一個麻臉，喜歡的笑了起來：『可是，那日本軍隊放哨的東北兵，他為什麼不殺我，還要救我路呢？』

「大概你同他是有親戚關係的！」王班長一面嚼着飯，一面打趣的在望着他。

「有啥子親戚關係——老魯認真內嚼着唾沫：『他是東北人，我是貴州人，連認都不認得，會有啥子關係？即使有關係，他去幫助日本軍，我也不可能認他——』

「艾呀，老魯——！——」  
「實在哪，我，是存疑子！即使他是我家爹，我也不能認——老魯指着嘴上的吐沫。『這那裏還是中國人？』

「說得好，說得好——王班長換了一隻魚遞進他的嘴裏：『吃點魚，嘗嘗味：好不好？』

「還好——老魯嚼着那魚。」

「還好，等二天叫日本飛機再來拿幾個魚給我們吃吃吧！」

人轟轟爆發起來一陣哄笑聲。

老魯掏出一節烟屁股夾在嘴裏，燃着火吐吸着，剛把飯吃飽的王金魁，便伸出手向他笑着：『我把你吸一口——！——吸！渴了這幾天的魚了！』

「不要給他——小劉也向。替伸着手。」  
 「好好，等我吸一口。」——他吸着，忽而小劉一把搶去了。

王金彪急得忙向小劉搶着：「唉，我吸一口，又給你！」

小劉趕忙把燒剩的那節烟屁股放進嘴裏：「等我吸一口……」

等小劉使勁的吸了一口吐出來時，那節烟屁股已經拿也拿不起來了，但王金彪用一草紙把烟包起來搓了一搓，放進嘴裏吸着……

那慢騰騰的飄着，空氣的香烟，富有刺激的鑽到每個人的鼻孔裏，使每個人都感到一種無法形容的難過……

「唉，給我一口吸吸吧！」

(二)

隨着黑夜的來臨，戰爭好像沉睡了一天的人似的醒起來了，夾在砲聲裏，槍聲斷續的在響着，馬王山上不時有一個像閃電似的火光在閃耀，隨着火光的一閃，砲聲便由搖地籃似的響了起來……

——轟隆！

伏在隱蔽坑內的人，一動也不動，隨地在打着。一連幾夜，得好好的睡過一晚上的王金彪，疲倦的閉着兩隻眼，他想偷偷的睡一會，不想，才閉上眼，便又給那砲聲驚醒了。

「他媽的！——」王金彪忍不住咕噥了一句。他望了望黑沉沉的……，又在閉着眼睛……

胆怯的他，初上火……，給槍回駭得也……也……敢睡，現在他似乎已習慣了一點，要想避……然……無

避……，知道只有從砲中求生存時，他怎麼變得胆大了一些了，在一個火中，他現在也敢放心地睡一……了，然而……

——轟隆！

砲聲又將他驚醒了，「揉了一揉朦朧的眼睛，生氣的強睜開那一對充血的眼睛，望着什麼也看不清的……，他似乎要想起他幾個人似的。」

凝視了一會，疲倦，襲擊着他，他只好縮回頭，枕着槍又那末閉起眼睛……

砲聲慢慢的沉下去，地靜得……一聲響也沒……，就好像……去了似的。

「老古宗在那隱蔽坑裏，仰着頭，睜大着眼睛，望着天上……那些星……的在閃着，以……撐着……騎着馬馳騁於金沙江旁的那些巍峨的高山的特殊生活，忽……浮來他的記憶，他甜密的回憶着，驀然，一個求乞似的……音在……遠的敵人的陣地……叫着……」

「老鄉！」

老古宗奇怪的聽了一聽，忍不住回答了一聲：「什麼？」

「丟過一個麵包來給我們吃吃！」

「哪，」

一種急恨衝到老古宗的心頭來，他忍不住……起了一個……榴彈，把那鐵蓋扭開用指頭塞上了那絲繩，從隱蔽坑裏立了……，然後……了過去！

——！

……着伏在隱蔽坑內的人。……，唉，老鄉，……這……的……我們！」伏在前……的……人，……的……着。

「你們……什麼……來打……們？」

「我們是不打你們的。打……時，我們的槍口是照着天打！不信，你們可以看看你們帶的傷，都是機關槍……！因為機關槍是日本軍掌管着。」

「阿！」

老古宗驚異的嘆了一聲。伏在一邊的王班長，聽了這話，忍不住也拾起頭來叫着：「老鄉，那末，你們不該不……來打……」

「不不，日本人要殺我們一家……」

「阿！」不知要……方說一句什麼好，大家只會……吃驚的嘆息着。

歇了一會，王班長又放大嗓子：「老鄉，……吃麵包過來好了！」

「不能過……」

「爲什麼呢？」

「日本人要殺……」話聲忽然停住了。空氣……落落的……了……聲。

「他……」

砲聲又忽然……起來。

(三)

……了一天馬王山不能攻下來，第二天又……來一團人了。

槍砲不停的在響着，好像要把這……並不覺得……的馬王山……平了似的。

……知！砲聲在不遠的後方響着，那……到……了空中，像一個石頭抽過水皮面似的，發出一種……「響」，低低的從頭頂上擲過去，射擊在……伏着敵人的馬王山上：「……」

迸裂起一個火花，混着黑烟的灰便像一朵黃燦燦的冒了出來，慢騰騰的四散開去。

接着，便是第二砲，第三砲……

——噠！……噠！……

——噠！……噠！……

——噠！……噠！……

——噠！……噠！……

幾千顆炸彈子彈密密的在交織着，但什麼也

看不見，只聽得那嗚嗚嗚嗚的叫聲，在混着極濃

的硫磺氣味的空氣裏噴噴着……

似乎已帶着陣風的狂命，向着王班，被那有些

燥熱子的槍筒噴得叮叮響，不住的咳着嗽……

「噠……噠……噠……」

王班反有些看不下去了，他拾起一個汗淋淋的

噴來，忍不住向後退了一步：「你是什麼病？怎麼

藥槍是不打，只是咳嗽？」

「班長，我……」話還沒有說完，王金魁便又咳

嗽的咳着。

伏在他旁邊的張得勝，冷靜的瞄準着山上的敵

人只是把槍放去……

——噠！……噠！……

槍砲聲猛烈的響得一陣，再王山忽給砲烟槍烟

濺濺住了。

看看這好機會，瘦弱的王班長，拔出手槍在後

面命令着，「殺上去！」

立刻，伏在隱蔽，裏的人躍出去了，爬過了那

高高的土壩，踏着那突出的嶙峋的石頭，給烟霧掩

護着向山上爬去

——噠！……噠！……

向山下掃射着……

爬到山上的人抱着槍倒下去了，但一些仍在拚

命的爬上去……

流滿了大汗的王金魁抱着亮晃晃的刺刀的槍，

一面咳着，一面正吃力的往上爬去，忽然，滿望的

望了一聲，倒在地上滾下山去了……

「王金魁……」張得勝悲哀的向他叫了一

聲。但王金魁只是一響也不響的向着山下……

——噠！……噠！……

——噠！……噠！……

在這混亂的機關槍聲裏，人一個一個的倒下去

，滾下去……但一些人踏着那死屍，那血液子

沒命的向着山上爬去……

「殺——！一個宏大的聲音，忽然怒吼了起來。

噠！……噠！……噠！……

——噠！……噠！……

——噠！……噠！……

一個個火花，這裏那裏的閃閃着，在被爆炸起

來的一團團黃灰裏，敵人的機關槍停止了叫聲了，

穿着黃毛呢服的敵人，一些狼狽的逃跑了，一些却

多秩序倒在地上去了。

那轉了敵人逃往山頂上的那挺癱死呢不動的

機關槍的槍口，王班長便向山背，混亂的逃跑的敵

人追擊着……

——噠！……噠！……

「殺——！使敵人震抖的聲音，又，忽吼着。但

敵人却逃遠……

（四）

經過了人反面的攻擊，淹注了不少的鮮血的禹

王山，算是鬆了一口氣了……

狡猾的敵人似乎已知道：要佔領這高地，只靠

鋒刃和飛機，砲的猛攻是不行的，猛攻是不行的了

王山的側邊，集中火力猛攻李家圩，想迂迴包圍禹

王年……

於是，戰爭又猛烈的進行着……

李家圩的砲聲的爆炸中燒燃着，那火焰燒紅了

漆黑的天空，照亮了廣漠的麥田，映紅了藏在蘆葦

坑內的每個人的面孔……

每個人興奮的在射擊着。

經過了一陣排砲的猛轟後，敵人的大隊騎兵像

洪水似的，踏過了麥田，飛速的向李家圩衝來了。

——噠！……噠！……噠！……

步槍聲也夾在這機關槍聲裏響着。

這似乎已失了效力，敵人的大隊騎兵仍舊猛衝

過來。

——噠！……噠！……

——噠！……噠！……

給火光映照明明，白的騎兵，在這分明的槍

聲裏，有的抱着槍倒下去了，但一些却沒命的亂

來。連續不斷的機關槍聲或發急恨的叫着，向着那

些頑強的敵人掃射去。

一些失了主人的敵人的戰馬，給盲目的槍砲擊

，駭得在麥田裏無目的的亂跑，沒顧惜的踏踏田裏

的麥子……

——噠！……噠！……

一連幾砲正打來陣線上，伏在蘆葦坑裏的人向

後退却了。

一部份敵人的騎兵也衝到李家圩的那幾間茅草

房裏來……

就在蘆葦坑裏在指揮作戰的王班長，忽然倒了

張師長要馬玉山打來的電話：

「王團長，怎麼辦？」

王團長沒辦法的接著那電話，「只有聽師長的命令了！」

「那麼，你們上起刺刀來衝殺！」師長的話聲是非常堅定的：「後面已佈置好火網了，假若向後退，那就不客氣！」

放下了電話，王團長提著手槍從隱蔽處跳了出來，向天空打了三槍：

「打死，往家呀！弟兄們，衝向前去！」敵人的排砲轟擊下來的人，像潮水似的衝下前去了。

「殺！」

人分忙忙的向前奔去，王團長看著那挺機關槍，像有什麼絆住他的腳似的，覺得走不動。這真像死人，他喘的，——王團長恐怕人家說他怕死，故落後，便咬緊牙，爭向人的前面去。

「嗚嗚嗚！」

「他——」

王團長氣呼呼的，勇往直前的向前看，上身忽地向後傾，兩手一鬆，他給一個弟兄的屍體絆倒了。但他便趕忙爬了起來，抗起那挺機關槍，吃力的跟著跑上前去。

隱蔽在那幾間茅草房的敵人，頑強的在觀察着

「卜卜卜」

衝向前來的人被火力壓迫退去了，但剛剛機關槍一停，退去的人沒命又衝過來了：

「殺！」

隨著這叫喊聲，幾千枝火衝使向茅草房裏射

去！

敵人的機關槍聲給壓倒下去了，最先跑近敵人的茅草房旁的張得勝已把手槍彈向茅草房裏投了過去：「叭！」

「叭！」

「叭！」

「嗚嗚嗚！」

一個敵人驚慌地從茅草房裏跑出來，躲在黑暗中，看得非常清楚的張得勝，拾着槍便猛烈一掃，刺進他的肚子裏，那敵人退後了兩步，抖了一抖，但無力地在地上去了。

機關槍，步槍，已停止叫聲了，這時，只有手榴彈的爆炸聲和刺刀和刺刀的肉搏聲在響着：

「叭！」

「叭！」

「叭！」

「叭！」

「叭！」

「叭！」

王團長不知什麼時候，胸口上流着血。倒在地上了。當把敵人消滅後，退回來時，老古宗看到王團長的屍體，忍了住熱熱的吐了一聲：「王團長——」

班長沒有聲音。老古宗拾起他那柔軟的面來了

一看，他知道班長已經不行了，眼睛裏不禁滾出兩滴熱淚：

「呵，班長——」

「呵，班長——」

「呵，班長——」

「呵，班長——」

「呵，班長——」

「呵，班長——」

「呵，班長——」

「呵，班長——」

集成一線，從放機關槍口的那小河裏，河對岸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要打，張得勝！」楊排長從那展望孔裏叫  
過頭來，住了正要射擊的張得勝。

「什麼，排長？」

「你聽着我的命令！」楊排長只頂末簡單的說  
了二句。

光看顧的朱連長，也把頭轉向展望孔裏望出  
去。

敵人的部隊騎兵，騎着一隻隻雪白的戰馬，飛  
馳着從山裏衝來了，後面是一大隊黑壓壓的步兵  
，偷偷的走着……

敵人的騎兵在馬上放箭，一縷縷青烟從馬  
身上騰起，又慢慢的消失……

「打得了吧，排長？」張得勝在扳着那槍機，  
似乎已按捺不住性子似的。

「等一等！」楊排長好好的在看着那些衝向前  
來的敵人。

「騎着那馬，敵人已經越來越近了，看看已經有  
幾百多步了，快，快，快，快，快！」

「好，打吧！」

張得勝機械的扳着那槍機，機槍口便忿忿的  
着噴火舌，咆哮了起來。

「噠噠噠噠……」

步槍，迫擊砲也一齊響了下來，變成一種偉  
大的交響樂。

「噠噠噠噠……」

敵人的馬隊混雜了，馬吃驚的疾馳着，一隻似  
乎已經帶傷了的馬，扭着山步前進，高高的跳了起  
來，把騎在背上的他的主人拉下去了。

騎在馬背上的人在翻滾着，敵人的步兵也呈  
亂了，沒命的追跑着，有的又跌倒在地下……

在嘈雜的槍砲聲裏，張得勝沉着氣悶在那火藥  
氣味裏的烟槍裏，望着那在田野裏的混亂的敵人，  
痛快的射擊着：

「噠噠噠噠……」

望着敵人一個一個的倒下，曾在大學時過  
書的朱連長，不知是被槍烟味得悶不住了，還是在  
憐憫敵人，他轉過頭來，勸止的向張得勝說：

「少打一些吧！」

「連長，楊排長向朱連長叫着：『不打他，  
要請給我們來救我們！』」

「我的意思是他們死得太多了……」朱連  
長的心裏似乎有些難過。

「死得太多不好嗎？連長！」

「這……太慘了！」

這陣陣太慘了，楊排長也有些感到，但敵人殘  
忍的轟炸我們那些不設防的城市，屠殺我們成千成萬  
的男女同胞，才是最悲慘的事情，這不逼向他們索  
還一點小小血債來吧了。楊排長激動的望着朱連長

「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要來殺我們的，並且  
要只怪他們的罪過：為什麼無緣無故的要來打我們  
呢！」

朱連長沒有什麼，滿臉充滿了辛辣的喻人的  
機刺和譏笑的嘲諷。

朱連長似乎耐不住了，他用手擦着鼻子和嘴，  
悶着氣，趕快走下展望孔去了。

「打！大任重的，把鬼子殺他個乾淨！」楊排  
長向張得勝在喊着。

張得勝有些許的臉孔上漾出了一個微笑，機槍，  
的炮口開始發射……

「噠噠噠噠……」

看着敵人慢慢的減少了，張得勝彷彿已做了什  
麼如意的事情似的，感到了一種無比的歡喜：

「哈哈……」

「你聽着的，不這樣對待他是不行的！」  
楊排長的話才說完，接着，敵人的砲聲又轟隆  
的響了起來，跟着是一連串的排砲……

在那山搖地動的響聲裏，忽然像天翻地覆了似  
的，發了一聲，那團團冒起了一團團灰塵，一個病人  
似的倒下去了。

看着那倒下去的張得勝，眼前一黑，他沒  
有知覺了，等他的血液仍在血管裏流着時，他才覺  
得他的身子已經埋在土裏了，只有一個被灰塵壓住  
了的頭露在地面上，他睜着一雙求救的眼睛，正想  
叫人來救命，忽然，一輛坦克車響着怕人的聲音，  
向他猛衝過來，——他想，死了。他閉着眼睛，無  
望的等着死神來抓去，不想那輛坦克車的一聲從  
他的頭上滾過去了，但他還是那末好好的……

他動彈不得的，在猛烈的槍砲聲裏，睜着痛苦  
的眼睛，正等着人來救命，忽然一個耳熟的聲音從  
不遠的地方傳了過來，他知道那是誰的聲音，他便  
大聲叫着：

「老古宗！老古宗！……」

老古宗背着圓鐵跑了過來，望着那活動着的我  
在地上的頭，不覺駭了一跳：

「嘿，你還沒有死嗎？……」

「沒有，快把我挖出來！」

老古宗拔起圓鐵，不信任這是他的朋友似的望  
着那灰塵，一錢一錢的剝着……

……

……

……